



生活的一課

格布里罗維奇 編劇

萊茲曼 導演

蕭章 翻譯

原野 編寫

中國電影出版社

生 活 的 一 課

(苏联)E·格布里罗維奇編剧

(苏联)IO·萊 茲 曼导演

蕭 章 翻 譯

原 野 編 写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56·北 京

生活的一課

(苏联) E·格布里罗維奇編劇

(苏联) IO·萊茲曼導演

蕭章翻譯

原野編寫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9号

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開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· 印張 1 $\frac{6}{8}$ · 字數 33,000

1956年12月第1版

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3,000 册 定價 (7)0.17 元

統一書号: 10061·16

內容說明

这是根据苏联同名影片编写的电影故事。

故事中描繪了工程师謝尔蓋和娜塔莎的真实而动人的爱情生活。娜塔莎原是一个师范学校的高才生，她由于爱謝尔蓋，甚至拋棄了學業和謝尔蓋結了婚。謝尔蓋也非常爱娜塔莎，但由于他居功自傲，不尊重娜塔莎，娜塔莎不得不离开他。后来謝尔蓋这种驕傲自滿的个人主义思想情緒逐漸滋長，在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錯誤，受到了严厉的处分。这时娜塔莎虽然非常痛苦，但她深深地愛着他，她認識到自己有責任来帮助丈夫重新走向正确的生活道路。正当謝尔蓋悔恨、羞愧和極度痛苦的时候，娜塔莎回到了他的身边，給謝尔蓋帶來了重新前进的勇气。他們都受到了生活的深刻的教育。

目 次

一

萍水相逢	1
夜間午会	4
闖进考場	7
夜間的电话	10
傾吐真情	12
意外的告別	18

二

婚后生活	20
初次風波	23
爽約分离	29
車站相送	33
二次風波	37
生活的一課	44

—

每年愈是接近六月的时候，大学生的心中愈感到紧张，因为一年一度的大考，就是在这个季节里举行的。

天气虽然已经开始炎热起来了，可是我们看不到一个大学生在休息，无论是河上行驶的汽艇上，或是大街上行驶着的公共汽车里，以及学校宽大而雅静的图书馆中，到处都可以看到大学生们手拿着书本，专心地、默默地学习着。……

我们的故事，就是从这个繁忙而紧张的六月里开始的。

萍 水 相 逢

在苏联帕里伏斯克城里，有一所规模不算小的专门培养师资人才的师范学校。这里，自然环境异常幽美，设备也很齐全，每年都要为国家培养出成百的教师来。

在学校楼上的一间女同学宿舍里，有一群青年男女学生，正在一起紧张地备课。这是一个宽大而舒适的房间，通过巨大的玻璃窗室内有充裕的阳光，室中央摆着一张长方形桌子，学生们围坐在桌旁温习着“政治经济学”中的各种问题。

在桌子靠窗户那一端，正中坐了一个穿着粉红色布拉

吉的姑娘，她叫娜塔莎。娜塔莎是一个身材細瘦、面貌俊美、性格堅強的姑娘；同時也是一個天資優厚、學習成績優良的學生。因此，不管大家遇到了什麼問題，都很自然地願意找娜塔莎解答，就是一般生活上的事情，大家也都尊重娜塔莎的意見。

娜塔莎和週圍所有的同學都很要好，其中最要好的朋友是拉雅和柯斯佳。拉雅是個溫柔善良的女孩子，長得不算很漂亮，胖胖的身體，翹翹的鼻子，頭髮挽着兩個小疙瘩。她對不幸的人或事情總是抱着同情的態度，有時甚至是憐憫，常常用善良願望代替理性認識，有時嘴里講的比心里想到的還要多。由於這樣，拉雅一般說來是缺乏主見的，因此她就更聽從娜塔莎的意見。

娜塔莎另外一個最要好的同學是柯斯佳。柯斯佳的學習成績也很優秀，在這群同學中間他僅次於娜塔莎。一般說來柯斯佳是一個比較嚴肅的人，帶着一付很深的近視眼鏡，平常總愛把雙手插在褲兜里，每一思索什麼問題，便低着頭，在地上來回不停地走動着。柯斯佳對娜塔莎有一種比朋友更親密的感情，這一點他雖然沒對娜塔莎表示過，但娜塔莎是感覺到了的。

當娜塔莎和柯斯佳領導同學們正在那里聚精會神地溫習功課時，突然闖來了兩位不速之客，這時平靜的學習空氣，頓時顯得活躍起來了。在這兩位客人之中，有一個是大家所早已熟悉的同班同學利麗雅的哥哥彼得，他是一個心寬體胖很有風趣的人物，一見了大家就喊：“好呵，英雄們！”

另外一位是和大家初次見面的建築工程師謝爾蓋。謝

尔盖具有一付魁梧、英俊的仪表，和严峻的神态，尤其因为他从事的是受人尊敬的工程师职业，所以他在这一群学生当中，很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彼得向他一一介绍着同学们，当他介绍到娜塔莎时，补充说道：

“谢盖尔，这是娜塔莎，当地的高才生，班里的暴风雨，大家都怕她。”

彼得的后边这一句补充，很引起谢尔盖的兴趣，于是他情不自禁地问道：

“那么他们怕你什么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娜塔莎有点不大好意思。

“问题并不见得这么严重”。柯斯佳在旁边插了一句。柯斯佳为什么带着一股情绪来插嘴呢？这也许因为有一种特殊的原因。

彼得和谢尔盖来的目的很单纯，想找利丽雅一起划船去。后来彼得一想为什么不叫大家一起去玩呢，于是他就一边抢着大家手里的书本，一边劝说大家同去。拉雅第一个被说动了，她来叫娜塔莎，娜塔莎并不是不愿意去，但她还是婉言拒绝了，并且劝拉雅别去。后来大家都想去时，却被柯斯佳严肃而坚决地拒绝了。这样，彼得和谢尔盖就只好和利丽雅一起去了。刚要走时，瓦夏站在窗前警告地说：

“我看你们去不成啦，天就要下雨啦。”

果然，天空罩上了一层黑云，雷声隐约可闻。大家都不约而同走近窗口，看着天色。

娜塔莎单独站在另一个窗口，谢尔盖慢步走近她的身后问道：

“唔，恐怕要下雨，照你看，娜塔莎，会下雨吗？”

娜塔莎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天空說：“我想不會。”

“不會？”

“照我看，不會。”

“你說不會，那準不會。”謝爾蓋轉身叫道：“利麗雅，彼得，快走吧！”

儘管謝爾蓋也有識別天氣的能力，知道會下雨，但他還是聽從了娜塔莎的說法。為什麼？娜塔莎當時也沒理解。

謝爾蓋他們走後，室內显得很寂寞，雖然柯斯佳催促大家繼續溫習功課，可是每個人都好像打不起精神。尤其是娜塔莎，雖然她沒像拉雅那樣叫出來“好悶呀！”但看得出來她內心里有着一種隱藏的激動。她低着頭，什麼話也沒講，只是用手一頁一頁不停地翻着書，拉雅問她話，她也沒有回答。

頃刻間，窗外突然響起了霹靂，接着下起大雨來了。娜塔莎敏捷地用雙手掩耳，急轉過身去看着雷雨，興奮地大聲叫了起來：

“呵，你們看！真的下雨啦！”

這種突然而來的興奮的喊叫，在娜塔莎素常生活中是沒有過的，她為什麼會這樣興奮，她自己也不知道。……

夜 間 午 會

雨還在下着。

謝爾蓋他們沒有划成船，於是他們回來在一間不算寬敞的房間里舉行了舞會。大家都在優美的音樂聲中，一個曲子接一個曲子不停地跳着華爾茲舞。

謝爾蓋和娜塔莎沒有怎麼跳，他們單獨地站在門外的

涼台上聊天。謝爾蓋問娜塔莎：

“您真的想做个女教師嗎？”

“当然真的。”娜塔莎微笑着肯定地回答。

“您喜欢孩子嗎？”

“很爱。”

在他們單獨談話的時候，旁边另一条走廊上，柯斯佳嘴里叼着一根烟捲，双手插在褲袋里，步伐沉重，帶着一种不平常的情緒在那里徘徊着。当他走到謝爾蓋和娜塔莎身后时，他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。謝爾蓋每問娜塔莎一句什么，柯斯佳都搶着代她回答。显然他是有意在頂謝爾蓋的問話。謝爾蓋也意識到了这一点。沉默了一会之后，謝



謝爾蓋每問娜塔莎一句什么，柯斯佳都搶着代她回答。显然他是有意在頂謝爾蓋的問話。

尔盖头也不抬地伏在欄杆上說：

“我說，柯斯佳，明天要考了，你着急吧。利潤問題你去溫習一下吧。”

“利潤？……利潤問題我知道。”柯斯佳說。

“那你得溫習溫習剩餘價值！”

柯斯佳意識到了謝尔盖为什么要这样說。在自己心愛的人面前被另外一個人赶走，他感到自尊心受了損傷。他沒有再說什麼，便怒氣沖沖地推开娜塔莎的攔阻走了。

娜塔莎本來就已經够窘困的了，謝尔盖这样不客气地赶走柯斯佳，也真的生氣了。她回过头來問道：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“我想單獨的跟你在一起，这有什么不好？”謝尔盖仍然伏在欄杆上很坦率地說。

“完全沒有这个必要。”

娜塔莎生氣地想要离开，謝尔盖馬上追到門口攔住她說：

“等一等，娜塔莎，請你回答我一個問題，可要說真話。”

“什麼問題？”

“你是不是很愛这个柯斯佳？”

“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知道这个干什么？”娜塔莎顯然是被觸到最可怕的問題了，她不想回答，正要迈步，謝尔盖再度攔住她說：

“你害怕說真話嗎？”

娜塔莎被刺傷了，于是她氣憤而又嚴肅地說：

“好，你听着，我回答你，是的。”

“很愛？”

“是的，很愛。”

“你胡說，你不可能愛上他的。”謝爾蓋從她的神色中對她的回答感到了懷疑，這時他也有些生氣了。“好吧，你不肯說真話，那就算了。找你的柯斯佳去吧。”

娜塔莎轉身走進屋去，故意地大叫了一聲：

“柯斯佳，我們來跳舞吧！”

黎明時候，他們的舞會才告結束。同學們帶着笑聲把這兩位客人送到樓下門外，謝爾蓋和大家一一握別。最後，當他和娜塔莎握手時，含情地看着娜塔莎的眼睛，停了一停，說道：

“喏，再見，娜塔莎。”

“再見啦！”娜塔莎羞怯地說。

“我們什麼時候再見？……要很久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娜塔莎含笑地搖了搖頭說。

“也許不再見了！”

娜塔莎甩開謝爾蓋的手笑着跑了開去，但跑到門邊時，又轉回來說道：“你不是要來考我嗎？”於是一邊格格地笑着，一邊跑回宿舍里去了。

謝爾蓋和彼得挽着手，沿着拂曉前靜謐的大街向回走去。……

闖 進 考 場

學校的考試大廳是一間大教室，學生的座位上，零散地坐了兩三個學生，在用心地抄錄着什麼；在考試的講台

上，坐着年紀很大的兩位男老師和一位女老師。娜塔莎坐在他們的前面接受他們的口試。

正当娜塔莎流利地解答着“政治經濟學”里的关于資本主義競爭問題時，不速之客謝爾蓋又闖進來了。這使娜塔莎感到很惊奇，不由得一怔。

謝爾蓋走到桌邊，很謙恭地对主考老師們問道：“可以坐嗎？”

“請吧！”主考老師伸手請謝爾蓋坐在講桌的一端，然后又对娜塔莎說，“好吧，你講下去。”

“因为……”娜塔莎看了謝爾蓋一眼，便再也講不下去，她爽性把臉扭到另一邊沉默了。

主考老師們小聲地耳語着：“這是誰？”

“大概是局里來的。”另一位主考老師回答。

从此，娜塔莎再也講不出話來，這倒不是因为她答不出考題，而是在她的內心里引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激動。首先，对于謝爾蓋的到來，完全出乎她的意外，尽管昨天她曾开玩笑地邀他来考她；当他真的來了，她却感到了緊張和羞澀。

可是主考的老師們怎么会知道呢？他們以为象娜塔莎这样一位全校的高才生，即使局里來了一位“領導”，对她又有什么妨碍呢？所以主考老師們一再地催促她，可是她仍然緘默不語。这时，謝爾蓋对主考老師說：

“我能問嗎？”

“請！”

謝爾蓋对娜塔莎殷切地問道：

“我問你，馬克思說，利潤是什么？”

謝尔盖問娜塔莎关于“利潤”問題，这不是偶然的。当他昨天認識她时，她就正在解答关于利潤問題的含义，娜塔莎当时对利潤問題的回答，甚至使得謝尔盖以为她是背下来的。可是今天当謝尔盖提出后，娜塔莎愈發把臉扭了过去，一字不吐地沉默着。謝尔盖这时才懂得了娜塔莎为什么不講話，于是馬上对主考老师道过歉，便匆匆走了出去。

当謝尔盖走后，主考老师們又繼續对娜塔莎問道：

“喏，馬克思关于利潤問題怎么說的？”

娜塔莎开始解答了，起先的語气还有点犹豫，可是后来愈說愈流利，愈說愈肯定了。她对于利潤問題解答的完整和准确，甚至使得主考老师們也不得不頻頻点头，表示贊許。

娜塔莎考完了，剛一出門时，遇見一位女同学問她道：

“娜塔莎，怎么样？”

“全考对了。”娜塔莎帶着驕傲的神情回答。

謝尔盖在后边突然听見喊娜塔莎，于是赶快走近她抱歉地說道：

“娜塔莎，你等一等。娜塔莎！剛才我太冒失了，請您別生气。”

娜塔莎不理睬謝尔盖，仍然要走。謝尔盖上前攔住她繼續恳求地說道：

“娜塔莎，我今天要动身上工地去了。我很想再見您一面。”娜塔莎仍然沉默不語。謝尔盖繼續問道：“难道我們就此不交談了？呵？娜塔莎？”

娜塔莎一直沒有回答謝尔盖，因为她的怒气未消。真

的，一个学习成績很好的学生，当她在正式考試的时候，有人打擾了她并使她陷入了难堪的境地，她是很难馬上把这个人原諒的。……

夜間的电话

夜深了，同學們都已熟睡了。

一个值班女工友来敲門叫娜塔莎接电话。这对娜塔莎是少有的，平常很少有人在这种时候打电话給她。娜塔莎的爸爸在附近的工厂里工作，她想也可能是爸爸病了，或者發生了其它什么意外的事，于是他匆匆忙忙穿起睡衣，提心吊胆地往楼下跑去。拉雅和他住在一起，也关心地跟着她莫名其妙地跑下楼来。

娜塔莎急忙奔到电话机旁，惊恐地拿起耳机：

“喂喂，是爸爸嗎？你是哪一个？喂！爸爸？……呵？……是誰？……”娜塔莎听出来了，根本不是什么爸爸，而是另外一种熟悉的声音，是謝尔盖。于是她換了一种严厉的声調說道：“你干了一件好事，怎么还敢打电话給我？”

拉雅在一旁也听出来了，于是自言自語地說：

“謝尔盖！我知道是他。”

娜塔莎知道是謝尔盖的时候，自然就感到了旁边有个拉雅在听他們談話是多余的，所以她回过头来催拉雅：

“拉雅，你走！”

拉雅走上楼梯几步。娜塔莎对着电话筒繼續說道：“我是說……你怎么敢打电话給我？”

謝尔盖在工地的一間公用電話室里，他的身后排坐了一些等打電話的人，他大声地嚷着：

“娜塔莎！我要想說這六天以來，我天天都在想你……我不騙你，你明白嗎？這完全是真的……听着娜塔莎，我們一定要見一見面。你來吧，即使幾天也是好的……呵？娜塔莎，就是一天也行……娜塔莎，你在聽嗎？”

娜塔莎在這一邊說：“是的，我在聽……”她又警覺地回頭看了一下站在樓梯上的拉雅，拉雅不得已地走上樓去。娜塔莎繼續說道：“我哪兒也不去……別說啦……人家都睡了。”

謝尔盖不管娜塔莎說了些什麼，仍然急切地喊着：“你記住地址：克拉也伏碼頭，第四號建築工段……你乘早班輪船來吧。”

娜塔莎再次對謝尔盖肯定地說：“謝尔盖，我哪兒也不去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……”

“因為我完全不需要去。”娜塔莎在電話中說，“我要考試，……再說……再說，完全沒有這個必要。……”

謝尔盖生氣了，聲音更高地喊着：

“那好吧。你究竟要我怎麼樣？你要我們兩人永遠不再見面嗎？……要我永遠躲起來？這個你要嗎？……你為什麼不說話？……好吧，你請吧……我要拋棄一切，我要永遠離開這兒……跑到北極去……聽見嗎？……”謝尔盖又氣又急地說完，把耳機啪地一下掛上了。他激動地走出屋去，面前是一片工地建設的夜景，這繁忙而緊張的氣氛，和謝尔盖現在的心情很不協調。……

娜塔莎听了半天謝尔盖的气話，剛想和他說些什么，可是他已經把電話掛上了，她感到很懊悔，無可奈何地把電話掛上，心灰意懶地往樓上走去。剛走了几步，電話鈴又响了。娜塔莎兴奋极了，她想一定又是謝尔盖打来的，她搶在女工友的前面，一面跑一面說：

“达莎嬌嬌，是我的，是我的……”于是她拿起听筒高兴地说：“謝尔盖，等一等，謝尔盖……你是誰？……找誰？”

娜塔莎的希望落空了，可惜得很，原来不是謝尔盖打来找她的，而是八号房間里的電話。……

傾 吐 真 情

謝尔盖工作的地方，是水力發電站的建筑工地現場。这是一个巨大、緊張而繁忙的战斗性的場面。各線路的軌道上，火車載着各种鋼材木料，吼叫着，飞駛着。像巨人般的挖土机，在高空中轉动不停地操作着。汽車，到处都是自动裝卸的汽車，一輛接一輛像螞蟻般地排行着。这里的各种机械之繁雜，各种声音之吵鬧，若是神經不健全的人，不要說在这里工作，就是呆上一会兒，也都会覺得难以忍受的。

但是，謝尔盖就是在这里精神抖擻地工作着，他对这种忙乱、緊張而富有战斗性的生活，不仅習慣，而且喜爱。要是讓他离开这种工作环境，甚至会寂寞得难以生活下去。

有一天，在陽光強烈的中午，他在第四工段办公室前的小廣場上，剛和一个工人小組長談完工作，正要轉身走